



桃坪羌寨： 藏于崇山峻岭中的 东方神秘古堡

钱国宏

这里，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碉楼与民居融为一体 的古建筑群，有着完善 的地下水网、四通八达的通道和 碉楼合一的迷宫式建筑艺术，被中外学者誉为 羌族 建筑艺术活化石 它，就是 东方神秘古堡 桃坪羌寨。

桃坪羌寨，羌语 契子，位于云南大理县桃坪乡，距大理县城 40 公里，距成都市区 139 公里。桃坪羌寨历史悠久，始建于公元前 111 年，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这里的羌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自称 尔玛，意即 本地人，并自称是治水大禹的后裔。我们的车子刚进山口，便远远地望见了两座直刺云霄、宝剑一样的建筑，随行的大理朋友说，那就是羌寨中的地标建筑 羌碉。

与别处少数民族村寨不同的是，桃坪羌寨没有建在群山包围的平原之上，而是 依山而居，累石为室。褐色的石屋顺着山势逐次上排，随高就低，深浅自如，错落有致，美观自然。

桃坪羌寨的标志性建筑是寨中的两座高大羌碉。远观状如宝剑，雄浑挺拔，直刺云霄，屹立于比肩走袂的村寨中，给人以一种视觉上的强烈震撼。征得陈姓主人同意后，我们登上了寨中一座羌碉。碉楼共有 9 层，高 30 米左右。羌碉当年主要起防御作用，故而碉楼在建筑上完全着眼战争防御而考虑的。站在羌碉楼顶的平台上纵目四望，全寨景象悉入眼底。

清澈的杂谷脑河水从桃坪羌寨前淙淙流过，它给羌寨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自豪。我们走在寨中的石板路上，耳边一直响彻着叮咚的水声，纵目四望却又寻不到水源。经询问得知，羌寨的

水源来自于寨中设施完善的地下供水系统：水源引自远处的雪山，经过羌寨地下的暗沟，在寨内形成纵横交错的地下水网。全寨人因此吃上了 天然自来水，水量丰沛且极为方便 揭开自家院中的地面石板，就可以从引水暗渠中取水。纵横交错的水网，不仅方便了羌民生活，也起到了消防、调节室温和湿度等其它作用。同时，一旦发生战事，还可以成为逃生的暗道。

羌寨中的巷道也是寨中一奇。古代村寨多采用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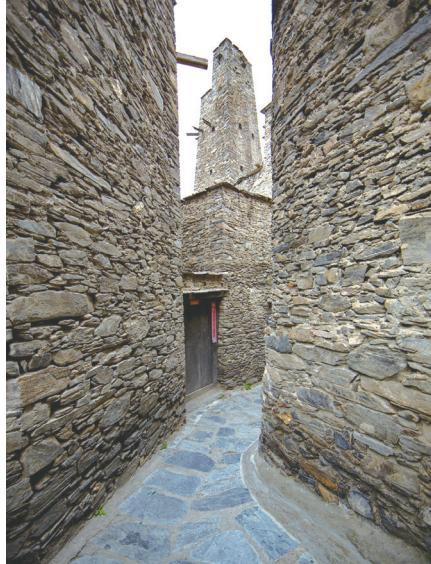
西、南、北四门的建筑形式，而桃坪羌寨却一反传统，筑成了以羌碉为中心的放射状 8 个出入口。而 8 个出入口又以 13 个甬道织成了四通八达的路网，成为全寨的 经脉。寨内人进出自如，畅通无阻；而外来人却如入迷宫，不辨东西，蒙头转向，难以通行。而令人稀奇的是：这些通道尽管七歪八扭，却各有 套路，寨民沿着通道可以迅速走回自家和指定人家。通道的各处均设有射击暗孔，一旦发生战事，通道里可以伏兵，

又可以驰援，同时还可以以通道为掩体，向外射击来犯之敌！神奇的路网、水网、房顶，构成了羌寨内地上、地下、空中立体交叉的交通网络和防御体系，其高超的设计与建筑格局，引得海内外专家、学者、游客慕名而来，一探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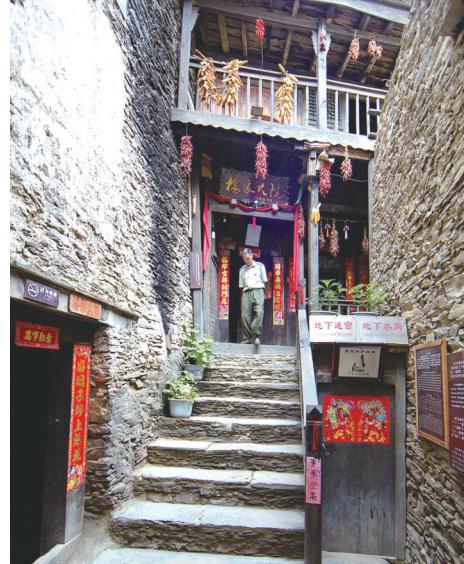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唯有千年不倒、迎风而立、包容深刻民族文化内涵的羌碉和民居，在历史的沧桑变幻中默默守望。



羌碉



巷道



寨内一角



长茂山游记

李宗平

庸城西十数里，有桃山曰长茂，邑人皆知。今日吾休沐，携二子，偕诸友，驱车而往。行约二刻，遇路标而入。

矣吁兮，溪潺耳边，叶繁而草浅；山翠眼前，云低又风轻。山路百折，壁悬左右于侧；岐道回环，坡现前后于车。

有倾，车绕绝壁而过，

楼伫坝坪而立，梨李成片，

桃花成林。妇作于野，鹅鸭嬉戏于桃李之下；农耕于田，鸡犬追逐于阡陌之间。飞鸟几双，高歌低啭于枝上；游人三五，弄姿搔首于屏前。稚子唱欢，姆妈频唤。不是桃源，胜似桃源，五柳安知武陵山中别洞天。放散心情，漫步花林。梨铺满地，风至作雪飞，似佳人一

遇而长别，桃之夭夭，娇妍若泪滴，寄寸心三生之幽情。天然有淑姿，阶庭生华晖。立正夏自荣，勤织根弘深，可以拨丝竹，可以阅金经。勤而正，敏而学，大道期！

某寡学，无八叉七步之才，盛景陈于前不能摹绘，感慨溢于胸而不能歌赋，恨哉，痛哉，惜哉！

在太平洋东岸

袁碧蓉

三十年后，在万米高空飞行了 10608 公里
踏上此岸

也是三十年前的彼岸
海浪击拍无声的掌声，迎接我的到来
我立于此岸的夕阳里
和莫罗贝镇外这片沙滩一样平静
眼前的海水，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海水
世界已建筑得如此坚固
我们在各自的秩序里，繁衍生息
那些年在彼岸的思盼，我都已忘记
我感激命运的安排
我们仨在沙滩上留下串串脚印和笑声
望向远方，我们看见
一艘帆船驶向海天相接的紫色云雾

寻找

胡良秀

在群山注视下
我们餐风饮露
在歌声里寻找理想
在蓑衣里寻找祖先的体温
在稻草人的目光里寻找真诚
在石磨里寻找
被时间磨碎的心路
我们拨开一丛一丛日子
寻找那些温暖的往事
寻找红尘里的炊烟
没有比喻的桑田以及
偶尔被闪电擦亮的向往

落香潭

甄钰源

我煮了桃花酒
在一个月圆之夜
悄悄把他放进你的身体
春天的身体里有五百丈的悬崖
水，落成瀑布

一个说要在麻池河种五百亩芦苇的少年
在南滩种下了木棉
有花朵在枝头咬春自尽，在彼此的悬崖
上

总有柔软的木棉花
试着温柔地捧起那些疼痛

鸟鸣涧

流丹

起床的人在房间里游走
另一个更早起床的人
关上了门
把空荡荡的春天
关在了外面

鸟儿把清晨惊醒了
清晨把鸟儿关在了他的笼子里
只是这个笼子
足够大
也足够深